佤族仪式歌演述中蕴含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内涵与实践

夏云冬[1],玉罕落[2]
1.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2.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0

摘要:佤族仪式歌是佤族民众在娱乐庆祝、情感表达与文化传承中使用的口头文学。在多民族共居的翁达村,仪式歌的演述充当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媒介。2021至2024年在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撒镇翁达村的田野调查显示,仪式歌的演述类型、叙事内容及文化实践中,嵌入了多民族互动的具体事例。借助仪式研究、口头传统与民族关系理论,实证表明多民族共居背景下,仪式歌发挥了凝聚共同体意识、丰富文化多样性、维护民族关系和谐的三重功能。这些功能折射出佤族对中华民族的共有情感,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基层的文化实证。

关键词:翁达村佤族;仪式歌;民间文学;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图分类号:K892;I20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7734(2026)05-0001-07

一、田野调查点与研究基础

翁达村地处临沧西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撒镇东北面,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共居村落。全村辖翁达、翁结、郭家寨、帮骂、控批5个自然村。翁达、翁结、帮骂以佤族为主,控批为傣族村,郭家寨为汉族村。"翁达村"既是行政村统称,也是翁达自然村的简称,本文所称"翁达村佤族",特指该行政村内的佤族群体。历史上,不同民族因生产生活所需往来频繁,逐渐形成佤族、傣族、汉族等多民族共生格局。村民在生产上互助,在婚丧嫁娶上互通,在文化上互鉴。这种日常实践铸就了深厚的民间互助传统,也为仪式歌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内涵的生成提供了鲜活的社会土壤。翁达村佤族仪式歌以佤族为主体,同时深度嵌入傣族、汉族等民族文化元素,在保留佤族原生民歌特质的同时,又呈现多民族文化互嵌特征,是研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合适案例。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策体系完善、理论架构形成和实践路径拓展等方面不断推进,逐步构建起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研究体系。"[1]"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2]"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增进历史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起着独特的'文以载道'作用。"[3]"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既遵循共同体生成的内在逻辑,也离不开各民族深厚的文化传承,而民族歌谣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4]多民族村落的文化实践(如仪式共庆、歌谣互鉴)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体现,基于田野调查的翁达村佤族仪式歌中的交往交流交融内涵研究,是佤族对中华民族共有情感的鲜活体现。

仪式歌是仪式文化与口头传统的交叉形态。钟

收稿日期:2026-04-09
基金项目:教育部教育类教指委中文专委会——北京语言文字工作协会2024年度教育教学改革课题"少数民族语文翻译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4JGYB073);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耿马翁达佤族仪式歌调查研究"(2021Y650)。
作者简介:夏云冬(1995-),男,云南耿马,博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民间文学;
玉罕落(1997-),女,云南西双版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敬文将其界定为“在民间礼俗和祀典等仪式上吟诵和歌唱”的歌谣，内容与形式均服务于仪式目的。[5]刘守华进一步指出，歌谣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语言符号与仪式行为的结合，实现文化传承、社会整合与情感凝聚。”[6]特纳在仪式过程中提出的“共同体”概念，揭示了仪式歌在跨民族场景中建构情感共同体的潜力。[7]换言之，仪式歌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还能打破民族边界，促成不同群体之间的情感共鸣。

田野调查发现，翁达村佤族目前仍在演述的仪式歌主要有两类：礼俗歌（婚姻礼俗歌、贺新房仪式歌）和节日仪式歌（春节仪式歌、泼水节仪式歌）。歌谣承载着当地的历史记忆和传统艺术。“民歌作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载各民族集体记忆、凝聚共同情感的重要媒介，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8]仪式歌作为民歌的一类，同样具备这种功能。在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背景下，翁达佤族仪式歌的演述，一方面演绎着本民族的历史与情感，另一方面也吸纳了傣族、汉族等相邻民族的多种文化元素。从仪式歌的类型、叙事内容到演述意义，都可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痕迹，这也正是佤族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与共同情感的基层表达。

二、翁达佤族仪式歌类型及特点

以往对佤族歌谣的研究中，佤族仪式歌的分类并不明晰，多将其归入风俗歌或习俗歌谣。①翁达佤族有自己的分类体系，分为节日礼俗歌和仪式歌。礼俗歌包括婚姻礼俗歌和贺新房仪式歌；节日仪式歌包括春节仪式歌和泼水节仪式歌。②

（一）礼俗歌的类型与特点

礼俗仪式歌经常被用于男婚女嫁、贺生送葬、新屋落成、迎宾待客等场合。这种歌谣多是祝颂性的，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5]翁达佤族礼俗歌中的婚姻礼俗歌有《迎亲歌》《礼拜尊者仪式歌》《认亲结束仪式歌》三部；贺新房仪式现仅存《贺新房歌》一部。每部组歌会因为演述者的不同或是受众对象的不同，而呈现内容不一样的多首礼俗歌。

佤族礼俗歌中的婚姻礼俗歌有三部，按婚礼流程依次演述。首先是《迎亲歌》。此歌在男方前往女方家迎娶新娘时由男方长辈或歌手领唱。歌词开篇即点明迎亲事由：“今天是这样的，是我们的孩子艾文，跟着鸡卦的指象，来接美丽的人（指新娘）”。随后描述了新郎从“阿佤山”过来的艰辛：“翻了三座山，过了两条河”。歌中不仅交代了新娘小叶将要“嫁去遥远的阿佤山”，还包含对新人的规劝：“教了道理，跪拜了父母，带你的新娘回去吧，小心地顺着路回去，小心地开车回去”。结尾反复叮嘱：“回去吧，拉祜新娘、佤族新郎，顺顺利利地回去，好好地在一起。”从演唱场合看，此歌在迎亲队伍到达女方家及返程时分别演述，曲调舒缓，以独唱为主，众人和声衬托。从音乐特点看，旋律起伏较小，句中常插入语气词“额”作为停顿，便于跟唱。其次是《礼拜尊者仪式歌》。此歌在婚礼中拜见双方长辈时演述，是婚姻礼俗歌中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的一首。歌词详细描述了新人的结合：“男子到了要娶亲的时候，他们互相喜欢，互相对眼，（新郎）男方在翁达，（新娘）女方在拉祜寨，你们隔得很远。”歌中大量使用比喻和象征：“像蜂蜜一样甜，像小蜜蜂一样团结”“吃饭要用一双筷子，舀水要用同一个瓢”。同时追溯翁达佤族历史：“翁达一千三百年，最原始的祖宗……来自勐卯/勐冒”，并表达对后代的祝愿：“让你们长命百岁，让你们儿女双全。”同时还明确指出跨民族婚姻：“翁达艾力娶到了一个好的妻子，是傣家叶星做了他的妻子”“佤族小伙和傣家姑娘互相喜欢”。此歌演述时节奏庄重，常伴有敬酒、鞠躬等固定动作，领唱者多为村中被视为有威望的长者。最后是《认亲结束仪式歌》。此歌在婚礼尾声、认亲环节结束时演唱，标志着两个家庭正式结为亲家。歌词篇幅较短，但内容集中：“今天，（艾文）的母亲逝去多年了，我们拿了针线，双方在场的所有亲人，为你们祈了福。”歌中明确对新婚夫妇提出角色要求：“嫁给好的丈夫，要做一个好妻子，要会相夫教子，开枝散叶；娶得好的妻子，要会做一个好丈夫，要会养

①见《佤族文学简史》把祭祀歌、婚俗歌、丧葬歌归为风俗歌；《佤族风俗志》把祭神歌、结婚歌归为习俗歌谣。

②本文歌词均节选自田野调查材料。集合了2021年至2024年所收集到的仪式歌。搜集整理者：夏云冬。搜集时间：2021年2月至2024年12月。地点：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撒镇翁达村。下同。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家顾家，红红火火。”最后强调赡养义务：“两个母亲，两个舅舅，要能养得起他们。”演唱方式为齐唱与独唱交替，气氛庄重而温馨。

除婚姻礼俗歌，翁达村还有《贺新房歌》。此歌在房屋落成庆典上演唱，是目前收集到的唯一一首贺新房仪式歌。歌词篇幅很长，完整记录了从选材、建造到竣工的全过程。开篇赞美好日子：“今天是个好日子，太阳照亮了整个村寨，月亮圆又亮。”中间叙述盖房过程：“人们砍好看的红毛树……男子带着酒和烟去找人帮忙盖房，女主人在家煮饭酿酒准备待客。”特别记录了多民族协作的场景：“佤族和傣族的人们，来到这里的人”“翁达人来帮我们盖房子，上寨扛着锄头来，下寨带着簸箕来。”结尾是对主人的祝福：“祝福他们的新屋比牛角坚固，祝愿他们的房屋比南碧河的水扎得深。”此歌演唱时气氛热烈，参与者可随声附和，领唱与齐唱交替，衬词“好好好”反复出现，节奏明快。

（二）节日仪式歌的类型与特点

节日仪式歌伴随节日活动演述，功能因仪式目的而异。翁达佤族的春节仪式歌包括《春节祝颂歌》《春节庆祝歌》《春节红包仪式歌》三首；泼水节仪式歌目前收集到《泼水节仪式歌》一首，在泼水节跳摆开场时演述。

翁达佤族春节仪式歌演唱时间集中在农历除夕至正月十五。《春节祝颂歌》用于除夕夜祈福，由长辈先唱，晚辈跟唱。歌词开篇以衬词起兴：“诶 诶……美好春节如期到来，达村的所有人，额……额……每家每户。”随后描绘自然景象：“南东河的水从远处来又流向远处， 浪啸山的巨影洒向了南东河，红毛树长得高直且纹路好看，芭蕉结成大串就快成熟。”紧接着表达多民族共生的愿景：“佤族人民和傣族人民都生活美满，全家都幸福美满。”歌中追溯族源：“翁达人来自勐卯/勐冒，是老大老二跟随祖先的步伐来到这里的……已经两三百年了，是守护这里的人”。结尾明确提出族际交往准则：“我们和傣族要友好交往，要和拉祜、汉人友好往来。”《春节庆祝歌》在大年初一至初三的村寨集体活动中演唱，节奏较为明快。歌词描绘节日景象：“炮仗到处响起，每家每户烧香点蜡烛，春节大家都会打扫房子、清洗厨具、全家人吃团圆饭。”娱乐活动包括“和大家一起打陀螺”，走访亲戚 “去亲戚家里走访”。《春节红包仪式歌》在长辈给晚辈发红包时演唱，曲调轻快。歌词包含对后代的教诲“要好好读书，做人要有本事”，同时祝福“你们会走更远更好的路。”

泼水节仪式歌则在傣历六月（公历 4 月中旬）举行。歌词开篇即点明节日性质：“这是翁达人过傣族的新年，翁达村的傣佤民众相互友好。”追溯历史：“人们来自孟冒，祖先们来自姐告勐卯。”歌中描述泼水节活动：“勐冒的孩子敲锣打鼓， 给村寨泼水、给佳人泼水，大家诶，大家！在球场狂欢，在这里聚拢。”歌词多见傣语借词和傣族物质文化。演唱时不分民族，大家围成圆圈，边跳摆边唱，歌词内容以祝福和感恩为主。衬词“诶”在句尾频繁出现，起到统一舞步节奏的作用。

此外，翁达佤族春节仪式歌大量运用四音格词并注重句尾押韵。佤语四音格词“按照一定的韵律关系及规则组合而成”，具有整体概括意义，而句尾押韵的运用则“构造了歌词的诗行美，对吟唱的演述起到了推动作用。”[9]这些语言技巧在翁达村仪式歌谣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三、仪式歌叙事中的多民族文化因子与交往交流交融体现

中华民族形成是“各民族长期互动、相互依存融合，形成‘多元一体’格局。”[10]聚焦于翁达村文化，翁达佤族仪式歌从叙事目的、叙事内容到叙事策略，均可看到多民族文化因子的渗透。

（一）叙事目的：传承、教育与认同建构中的文化交融

从文化传承看，佤族没有传统文字，仪式歌传唱是承载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歌词“翁达人来自勐卯，已经两三百年了，他们是守护这里的人”叙述了翁达佤族的族源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历史传承并非封闭的，而是同时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因子。例如泼水节仪式歌借用了傣族的节日叙事框架，春节仪式歌借用了汉族的时间观念（春节作为岁首）。这说明在文化传承过程中，佤族并非孤立地保存传统，而是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互动来丰富自身的口头文本。

从教育教化看，仪式歌的教化功能不仅面向本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民族，也面向多民族共居的社区。歌词如“我们和傣族要友好交往，要和拉祜、汉人友好往来”直接表达了族际交往的意愿。在仪式歌演述的场合，不同民族民众聚集在一起，例如泼水节上傣族村民常带头跳摆，佤族村民则学习傣族的舞步与节奏，反之亦然。这种相互学习并不需要刻意安排，而是在仪式歌的反复演述中自然发生。从言语行为理论看，长者在婚礼上演述《礼拜尊者仪式歌》，其“言外之力”是训诫新人；但其效果不止于此，在场的年轻一代通过反复聆听，将“多民族家庭和睦”内化为自然的行为准则。这种教育方式将社会规范“温柔地”植入个体意识，而规范的内容本身就是多民族共存的智慧。

（二）叙事内容：历史记忆、日常生活与族际互动中的多民族元素

一个民族的仪式歌叙事，并不能孤立地自我叙事，而多有反映与其他各民族关系发展的生动叙事。“共同体的活力依赖于其成员的活力，没有个体主体性就没有共同主体性。”[1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历史的主动选择，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结果，更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用心血筑成的文化长城。”[12]少数民族仪式歌的叙事内容丰富，涵盖民族历史、生产实践等，翁达佤族仪式歌的叙事内容，大量反映了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发展。

首先，迁徙叙事中的族际交集。民族迁徙是佤族仪式歌叙事的重要内容。“翁达人来自勐卯”较为清晰地讲述了翁达佤族迁徙中的关键地点。勐卯（今德宏瑞丽）是现在傣族、景颇族等民族的聚居地，这表明佤族在历史迁徙中可能与这些民族有过路线重叠或共同经历。《泼水节仪式歌》中“人们来自孟卯，祖先们来自姐告勐卯”的表述，进一步印证了佤族与傣族在迁徙地域上的重合。这种叙事并非佤族独有，而是多民族共享的历史记忆，成为今天民族交往的历史基础。

其次，生产生活叙事中的文化共享。歌词“红毛树长得高直且纹路好看，芭蕉结成大串就快成熟”，红毛树和芭蕉是佤族地区常见植物，但在傣族等民族的生活中，这些植物也有广泛用途，且称呼相近。这说明不同民族在植物资源利用方面存在长期的交流与共享。《春节庆祝歌》中的“打扫房子、清洗厨具、吃团圆饭”等生活习俗，明显与当地汉族文化的影响有关。这些日常细节看似平常，却恰恰是文化交融最稳固的载体。

最后，族际互动场景的直接再现。《春节祝颂歌》中“佤族人民和傣族人民都生活美满”“我们和傣族要友好交往”等歌词，并非抽象表达，而是对日常族际往来的真实记录。婚姻礼俗歌则将族际互动聚焦于家庭层面。《认亲结束仪式歌》中的“嫁了好的丈夫，要做一个好妻子……娶了好的妻子，要做一个好丈夫”，结合《迎亲歌》中“回去吧，拉祜新娘、佤族新郎”，表明跨民族婚姻不仅是两个个体的结合，更是两个民族家庭在文化习俗上的碰撞与融合。《贺新房歌》唱道：“佤族傣族的人们，来到这里的人”“翁达人来帮我们盖房子，上寨扛着锄头来，下寨带着簸箕来。”这些歌词直接叙写了多民族协作建房的情景，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生产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三）叙事策略：表演、言语行为与族际交融的促成

仪式歌的演述效果，取决于歌词内容和演述者的现场演述策略。翁达佤族仪式歌长期存留，是因其在多民族共居生境中有一定的叙事策略，这套策略可以很大程度上从表演理论与言语行为理论两个角度加以理解。

首先，是仪式歌的口头表演，体现语境适应与能力展现。民俗学家鲍曼（Richard Bauman）指出，口头演述的表演不仅是对文本的复述，更是一种“交流行为”，其有效性依赖于演述者对语境资源的运用，以及获得听众响应的能力。[13]在翁达村，仪式歌的演述者往往需要面对佤族、傣族、汉族等多民族听众。他们选择哪些意象、使用哪种语言风格、如何控制节奏，都直接影响不同民族听众的理解与共鸣。

《春节祝颂歌》中唱到的“南东河的水从远处来又流向远处，浪啸山的巨影洒向了南东河”。演述者没有使用佤语独有的山川名称，而是选用南东河、浪啸山这类当地多民族共同认知的地理标志。这种“意象共享化”策略，使周边多民族听众能在脑海中生成画面，达到跨越语言边界的共情效果。另外，多首仪式歌中频繁出现的语气助词“诶……诶……”“额……额……”，从演述现场听是一种节奏填充，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但具有重要的表演功能：一是为演述者争取观察听众反应的时间，二是为听众提供参与呼应的机会。在泼水节仪式歌的演述现场，当演述者拉长“诶……”时，傣族听众常会以类似的拖腔回应，形成短暂的声音交融。

其次，由仪式歌的言语行为，达成以言行事与族际共识。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L.Austin）提出，语言不仅是陈述事实，更是在“做事”，即“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act）。当合适的人在合适场合说出合适的话语，就能产生实际的社会效果，如承诺、宣告、祝福等。[14]翁达佤族仪式歌的演述，包含一系列言语行为的集合。例如，婚姻礼俗歌中的《认亲结束仪式歌》唱道：“嫁了好的丈夫，要做一个好妻子……娶了好的妻子，要做一个好丈夫。”这不仅是描述，更是一种“宣告”——在仪式场景中，长者以权威身份说出这段话，就完成了对新婚夫妇角色的“制度化界定”。同样，《迎亲歌》中“不要嫌弃彼此，不要彼此分离”不是建议，而是一种“承诺”的引导：通过歌谣的反复咏唱，将“不离不弃”的承诺嵌入新人的意识，同时也向在场的两个民族家庭宣告：这段跨民族婚姻是受到众人认可和祝福的。更重要的是，当佤族演述者在春节仪式上唱出“我们和傣族要友好交往，要和拉祜、汉人友好往来”时，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宣告”——它向在场的所有民族宣告：佤族愿意将友好交往确立为族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不同民族的听众在同一仪式场域中听到并默认这段歌词，实际上就参与了“共同认可”这一行为。

最后，是仪式歌演述中的“交融”机制。特纳在仪式过程中区分了“结构”与“交融”：日常社会是结构化的（存在等级、边界），而仪式中的人们可能进入一种“交融”状态——彼此平等、界限模糊、情感共融。[7]翁达佤族仪式歌的演述，正是创造“交融”状态的一种典型机制。

在泼水节跳摆现场，佤族、傣族、汉族等各族民众共跳同一舞步，仪式歌的节奏将大家的动作统一起来。此时，日常生活中的民族身份差异暂时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狂欢”的体验。这种“交融”虽然短暂，却能对日常“结构”产生修复和更新作用，在不知不觉中软化民族边界，为长期的和睦共处积累情感能量。

综上，翁达佤族仪式歌的叙事策略，不只是技术层面的选词和节奏控制，更是一套精密的“社会互动装置。”演述者借助表演的语境敏感、言语行为的社会效力以及仪式交融的情感能量，将多民族文化因子自然地编织进仪式歌中，使交往交流交融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重复的日常实践。

四、仪式歌演述意义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民族文化符号，能够从民族文化中的‘内生’与‘表征’中提取智慧，推动民族交往更加和睦、民族交流更加畅通、民族交融更加和谐，以更稳定的秩序与高效的联动机制，实现更高层次的民族团结，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5]而“独具特色、多元融合的云南歌舞文化，丰富了云南民族文化内涵，增强了不同民族之间共同的中华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16]佤族仪式歌的演述意义多层多元。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角度看，兼具以下几重意义：

（一）强化多民族身份认同，构建共同体意识

仪式歌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多民族文化相互借鉴。翁达佤族仪式歌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元素。田野调查收集的语料中，很多首歌都提及翁达佤族的迁徙历史。民族历史的传唱并非封闭的“排外”，而是佤族为与其他民族平等交流奠定的文化基础，因为只有清晰地认知自身民族身份，才能在族际交往中保持文化自觉，进而实现平等的文化对话与融合。仪式歌中不断构建“多民族共同体”叙事，如“佤族人民和傣族人民都生活美满”“我们和傣族要友好交往，要和拉祜、汉人友好往来。”这表明，佤族不再将幸福愿景限于本民族内部，而是扩展至各民族，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幸福的共同体理念。

民族共同的认同，是共同体成员借助特定的文化符号及传播媒介，在观念层面共同建构而成的，该共同体是一个感知有共同命运、彼此联结的政治文化共同体。[17]这一理论对理解翁达佤族仪式歌的功能同样有启发。仪式歌的演述，正是将“共同体”从抽象想象转化为具体体验的过程。当不同民族的村民在同一仪式中听到同一段歌词、哼唱同一段旋律、参与同一套身体动作（如叩拜、跳摆），他们实际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上是在“共同排练”一种超越本民族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不需要取消各自的民族身份，而是在“佤族”“傣族”“汉族”之上叠加了一层“翁达人”甚至“我们”的集体认同。仪式歌的反复演述，就是这种叠加认同的日常操练。

（二）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丰富民族文化多样性

对于原先没有文字的佤族来说，仪式歌在文化传承中尤为重要。翁达村佤族仪式歌随着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蕴含多民族文化因子。泼水节仪式歌是佤族吸收傣族文化并进行本土化创新的典型案例，佤族借傣族泼水节，将自己的历史、生产生活意象以及语言风格融入其中，形成兼具傣佤文化特色的仪式歌，既保留了傣族泼水节的文化内核，又注入了佤族文化元素。歌词中出现的汉语、傣语借词，体现了共同体视域下的文化多样性和创新融合。春节仪式歌同样如此，佤族融入汉族春节元素，发展完善当地春节习俗，“团圆饭”“打扫房屋”“发红包”等习俗让佤族的节日文化更为丰富，也让汉族文化在佤族地区得到创新表达，实现文化共享共创。

（三）增进民族情感联结，维护民族关系和谐

“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的过程中，民歌及其文化机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8]仪式歌的演述融合多元文化，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情感交流提供了土壤。翁达村的各种节日庆典伴随民族之间的往来，当地称为“串寨子”，族际之间的情感共鸣不断增强。《泼水节庆祝歌》中“勐卯的孩子敲锣打鼓，给村寨泼水、给佳人泼水，大家诶，大家！在球场狂欢”，呈现了佤族、傣族、汉族及其他民族在节日中的狂欢。各民族打破身份界限，在泼水节中释放快乐、传递祝福，培育了族际间的相互认同。春节期间，这一情感进一步深化。翁达佤族地区的春节庆祝歌常有多民族参与，大家聚在一起打陀螺、打篮球、唱歌跳舞。歌词“炮仗到处响起，饭菜味香，鸡肉味美”烘托出各族人民凝聚于“庆祝新年、祈求幸福”的共同目标，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跨民族婚姻仪式歌不仅祝福新人，更将民族情感联结于家庭层面，形成稳定而深厚的情感关系。贺新房仪式歌则通过“从共同劳动到共享成果”的叙事模式增强共同体意识。

仪式歌演述反复传递的“友好交往”“团结互助”理念，在受众不断接受的过程中塑造民族情感认知。“我们和傣族要友好交往，要和拉祜、汉人友好往来”“像蜂蜜一样甜，像小蜜蜂一样团结”等歌词，通过代代传唱成为文化共识，规范着人与人之间的往来，维护民族关系长期和谐。这种基于情感认同的族际友好往来，促使形成“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局面。

五、结语

仪式歌作为口头传统，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在表演上，仪式歌是演述者与多民族听众共同建构意义的动态过程；在言语行为上，仪式歌歌词不仅是描述，更是“以言行事”的社会行动。从特纳的仪式理论看，仪式歌创造了跨越民族边界的“交融”时刻；从安德森的共同体理论看，仪式歌是将“想象的共同体”具象化的日常操练。这些理论视角共同揭示：仪式歌在类型、叙事与演述意义三个层面，均体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际过程，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机制提供了具体个案。仪式歌类型的增设，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互动与融合；从叙事看，民族凝聚和交流的叙事目的、民族历史与往来的中心叙事、多民族语言艺术策略的融合，都为民族情感共鸣与文化理解提供了可能；仪式歌的演述意义，更是在民族身份认同基础上，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文化基础，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吸收借鉴多元文化，共筑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使仪式歌成为维护民族关系和谐的重要纽带之一。佤族仪式歌演述表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日常文化活动中民族力量的凝聚。

参考文献：

[1] 安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进展与未来进路（2014—2024）[J].辽宁民族研究，2025，(02):86-92.

[2] 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N].人民日报，2021-03-06(001).

[3] 潘岳.多元一体与民族文学[N].中国民族报，2024,(008).

[4] 徐菲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歌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与价值启示[J].民族学刊，2024,15(06):58-65,136.

[5] 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246,250.
[6] 刘守华，陈建宪.民间文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51-153.
[7] [美]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8] 许锋华，袁薇，闫领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民歌价值彰显[J].民族学刊，2022,(12):98-106.
[9] 夏云冬.佤族春节仪式歌的演述[J].昆明学院学报,2022,44(02):87-93.
[10]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
[11] 郭湛.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03):32-38.
[12] 杨杰宏.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多民族文学交融共生关系研究[J].学术探索，2023，(08):114-119.
[13] [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M].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4] [英]J.L.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M].杨玉成，赵京超，译.北京：商务印书店，2012.
[15] 田敏，陈文元.开发利用民族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N].中国民族报，2019-04-05(006).
[16] 彭黄.云南民族歌舞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探索[J].民族艺术研究，2025,38(3):152-160.
[17]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18] 邱跃强，王杰.大地飞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民歌的传承与发展[J].民俗研究，2025,(2):18-26,157.

The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es of Ethnic Interactions,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Embodied in the Narrative of Wa Ethnic Group's Ritual Songs

Xia Yundong, Yu Hanlu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6,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0,China)

Abstract: Wa ritual songs are a form of oral literature used by the Wa people for entertainment, celebration,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cultural preservation. In the multi-ethnic village of Wengda, the performance of ritual songs serves a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ethnic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Field research conducted from 2021 to 2024 in Wengda Village, Mengsa Town, Gengma Dai and Wa Autonomous County has revealed that specific examples of interethnic interaction are embedded in the performance styles, narrative content, and cultural practices of ritual songs. Drawing on research in ritual studies, oral tradition, and ethnic relations theory, this study empirically demonstrates that, in a context of multi-ethnic coexistence, ritual songs serve a threefold function: foster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enrichi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maintaining harmonious ethnic relations.. These customs reflect the Wa people's shared sentiments toward the Chinese nation and offer grassroots cultural evide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the Wa people in Wengda village; ritual songs; folklore; ethnic interactions,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